

怪客魔侠

魔妓系列之三

欧阳青云作品集

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怪客魔侠

欧阳青云 著

(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志刚

封面设计：田 斌

怪客魔侠

欧阳青云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6 字数：654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40-04347-2/1·779 定价：52.80 元 (一、二、三、四)

责任编辑：刘志刚
封面设计：田 斌
永 生

中国·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欧阳青云作品集

怪客魔侠

欧阳青云 著

目 录

四

第六十四章	青牛救主	(869)
第六十五章	故友新知	(886)
第六十六章	探师入滇	(902)
第六十七章	金晒滩头	(916)
第六十八章	友情永在	(932)
第六十九章	变生肘腋	(948)
第七十章	邛崃之奔	(962)
第七十一章	邛崃之春	(977)
第七十二章	飞瀑毒泉	(990)
第七十三章	柔情毒箭	(1005)
第七十四章	初衷情泪	(1020)

第七十五章	刚风寒流·····	(1034)
第七十六章	九毒大阵·····	(1049)
第七十七章	既擒又纵·····	(1064)
第七十八章	渔村隐士·····	(1075)
第七十九章	海角天涯·····	(1092)
第八十章	浮尸送死·····	(1109)
第八十一章	恩怨了断·····	(1125)
第八十二章	大侠归隐·····	(1141)

第六十四章 青牛救主

可是耳畔听得李小艺与牧羊玉女双双怒吼之声,就在这时,无名毒士冷笑一声,随即啞的一声,林独只感胸前疼痛万分,蓦地他一转念,突地大喝道:

“艺姐,婉妹快走,别管我了。”

他睁目看着自己胸前竟被无名毒士的墨剑,划开一个数寸长的口子,深及胸骨,血涔涔下流。

他仍强自忍住,就在这时,耳畔蓦闻衣霞山庄,人声鼎沸,妇女小孩子号叫之声,不绝于耳,他微微睁目,从堂中窗户望出去,只见一派熊熊火光在大烧特烧,这时他心如刀割,忽有所悟,口中喃喃念道:

“乌风起自四方,烛火堂前,朱颜玉貌化作烟硝去……”

他想到此处,不由全峰颤抖起来,无形中眼中泪水滚滚而下。

这时,他忽然听到一声长长地牛鸣之声,他见李小艺与牧

羊玉女赤物空拳双斗无名毒士，处处受制于他的墨剑之下，为两人之安全作想，虽身受创伤，幸未伤及内腑，强自提起一口真气，传音招唤青牛道：

“牛哥快来救艺姐婉妹出去。”

至于对他自己的安危，他却未在念，就在这时，林独面见黑影一晃，刷地一声，他一条手臂又被无名毒士趁隙削去一块，李小艺与牧羊玉女声嘶力竭的狂叫道：

“林独，你为什么不走啊，难道甘愿被他杀死吗？”

林独心中虽如万箭穿心，可是他听从铁算之言，认为这只是天意，非人力所可挽回，否则只会更惨！

他默默地只顾摇头，看着阵阵的鲜血从自己胸臂之上流出。

眼看李小艺与牧羊玉女是万分不支，骤然之间，林独还以为是自己受伤眼花，只见堂中忽然不知何时，站着天边泉主与铁木大师两人，两人在堂中略一环顾，交谈了数语，蓦地双双扑向李老儿。

同时听得天边泉主一阵厉笑，道：

“李老儿，今日咱们再来见个高下。”

顷刻之间，掌风呼呼，加上铁木大师惊心动魄的厉啸之声，无疑李老儿此刻定是惊险万分。

这时牧羊玉女也发现天边泉主与铁木大师到场，心中早已分神，她耽心李老儿难以敌住两人，一面仍在抵御无名毒士对林独的袭击，一面大叫爹爹！快别与他们打了！”

谁知李老儿听得牧羊玉女的叫声，以为是已遭毒手，心中一惊之下，略一分神，天边泉主乘虚而入，一掌拍至，同时三个黑衣人一般兵刃一齐攻至。

李老儿一个措手不及，“蓬！”的一声早着了天边泉主当胸一掌，这一掌天边泉主虽未施出全力，但李老儿也全身一幌，真气浮散，眼冒金星，一个站立不住，向后踉跄退了一步。

后面神明教三个香主的兵刃正好迎上，只听一个香主狂喝一声，双手一送，一把双锋尖刀猛地从李老儿背心插进，当时对穿，李老儿惨叫一声，一阵鲜血从口中喷出，向前栽去！

那个香主一刀刺进李老儿背心，经他一声惨叫，惊得一惊，并未及时将尖刀拔出，李老儿向关一栽，天边泉主扬头一阵哈哈长笑，道：

“李桑，我葛洪成全你吧！”

说着又要补上一掌，铁木大师一拦道：

“何任泉主劳神。”

说罢踏前一步，突举一双十指已断的手掌，就要劈下，就在这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李老儿忽地一挺身，跃了起来，一声鲜血狂喷的大吼，呼地双掌齐出，铁木大师一个慌张，蓬然一声大响，铁木大师挨了李老儿集毕生精力的一掌，哇地五腑易位，一对绿眼凸起老高，喷血而倒毙下去。

李老儿也就在这一掌之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这才两腿一软，躺了下去，一代大侠武尊就此杀害于神明教与天边泉主联手之环攻之下，但他死后，却双目大睁，分明是以心不甘。

他这里一死，与他并肩作战的少林主持觉修禅师忽地一咬牙猛劈出三掌，略略逼退数人，抢上几步，细一看李老儿已死，他情激之下，狂喝道：

“玉犁神耕，你死得太冤枉了！我定会与你报仇！”

说罢脚下一点，纵出三丈之外，再一点地穿窗而出，走得无影无踪，另外那个小和尚也跟踪而去。

天边泉主又是一阵长笑，在铁木大师身边略一探手，见已无救，转过身来，面对着遍身血迹的林独，又是一阵狂笑。

就在这时，聚英堂忽地如潮般涌进了一群人。

天边泉主回头一看，原来是洱海王姜超夫妇与他带来的各式装束的手下，天边泉主哈哈大笑，道：

“老姜，你来迟一步了，李桑已经去了！”

洱海王姜超一进聚英堂已见林独，喝道：

“葛洪，你别得意，林独还在呀！”

他话声刚落，蓦地“哞！”地一声青牛狂鸣之声，就在堂外，洱海王早知青牛之厉害，叫声不好，随即又大叫道：

“快些收拾林独！”

洱海金殿派的众人，一哄而散，抢奔林独，群起而攻，这时林独全身已伤痕累累，因出血过我，任他内功再高，也已目昏耳眩，摇摇欲倒，尤其自李老儿遭害之后，他心中就有如塞进了一块寒冰，浑身不住颤贾发抖之外，脸色更有如死灰，两眼发直，莫道他已封掌，就是他不封掌，此刻要他还手也无能为力。

牧羊玉女看到李老儿被害，更是一声惨呼，便昏倒于地，现在只有李小艺强忍悲愤，与无名毒士周旋。

但是无名毒士自洱海金殿派众人到达后，反默默退过一旁，冷声道：

“林独看你已受伤不轻，走是走不脱了，剩下的残局自有人来收拾，咱们的旧账到此两消了吧！”

林独强提精神，惨然一笑，道：

“好，孙子旭，希你造福江湖，我们就到此为止……”

说着他忽然腿上一软，半跪下去，但他一皱眉，又直立起

来，仍然笑脸望着无名毒士。

无名毒士点点头，正待转身而去，双目忽又一亮，望着昏倒在地的牧羊玉女，他走前两步，顺手将她抱了起来。

林独大恨，厉喝道：

“孙子旭，你想怎的？”

无名毒士冷冷一笑，道：

“林独，你放心！我无名毒士生平最爱近女色。”

他说这句话，不再理会林独，一转身，嘍口两声短啸，傅少麟一闻此声，大急道：

“教主，你难道就放过林独了吗？”

一个急纵，手起鞭落，呼地一声，一鞭打在林独背脊之上，顺手再一带，白鞭上的倒刺，在林独背犁出几条深沟，林独一阵澈骨刺痛，往地上一扑，傅少麟心尤未甘，正欲举再打时，猛听无名毒士怒喝一声：

“傅香主，本教主之命你不听么？”

傅少麟心中一悚，举起的白鞭又缓缓放下：“呸！”的一口唾沫，吐在林独身上，恨恨道：

“未把你碎尸万段，真难消我心中之恨！”

猛一顿脚，随着无名毒士穿窗遁去！

林独一摆头，翻身坐起，可是他再也无力站着了，他见李小艺仍在与洱海金殿派之人浴血奋战，长叹一声，道：

“艺姐！你快走吧！事已至此……”

说着他竟流下了几点眼泪，蓦地双目大睁，厉声道：

“让我死去！让我死去，为何不让我死去呢？”

至此他才后悔当初封掌时的誓言太重了，要不然今日决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抬头一扭，只见天边泉主，金殿洱海王

夫妇悠闲地站在聚英堂的中央，既不出手，也不离去，只金海派的一般手下围攻林独，李小艺左挡右封，护住林独，看她的样子披头散发，这时根本就在拼命。

好在这时黄珀的对手已去，大叫一声，道：

“林独！你从前救过我一命！我不愿欠你这债！”

说着纵向过来，施出衡山真传，双掌旋风，立时把金殿派十数人打得落花流水，跌跌撞撞，无人能近身，气得洱海王牛眼大睁，洱海王母铁拐连顿，回声高声向天边梟主道：

“葛洪，你认识那小子是什么人吗？好古怪的掌法！”

天边梟主到底见多识广，答道：

“那是衡山绝传旋风掌法，最要小心！”

洱海王与洱海王母一顿脚，飞身逼进，掌风迭出，他们双取双攻，逼得黄珀连连后退。

黄珀本身功力，本甚平常，他之能与江湖一流高手交战，全靠这套旋风掌与生死谷中石刻三绝，可是这时数众的目标在取林独性命，他如施出凌空三绝，故能胜敌，但林独却此命休矣！

限于形势所制，黄珀立时有些手忙脚乱，眼看危在旦夕，蓦地牛鸣大响，青年挟着他无穷之神威，撞进聚英堂中来了。

洱海王夫妇一见大惊失色，大叫道：

“葛洪，挡住它！”

天边梟主还未尝试过青牛的威力，闻言笑道：

“老姜尽管放心，这何足道哉！”

说着反身一掌打出，谁知青牛早已通灵，一年前已是威力无比，再经林独一年来悉心培练它之内力，这时真可说已是铜皮铁骨。

天边泉主掌风过处，青牛一低头，怒吼一声，根本不加理会，后蹄一点，猛地扑了过来。

天边泉主那曾想到青牛这等厉害，一斜身，横里一避，呼地一阵风般，青牛早奔了过去，扬着牛角，竖着牛尾，冲向洱海王夫妇。

洱海王母怒叫道：

“孽畜！我送你归阴吧！”

手中铁拐一个“力劈华山”箍了下去，谁知青牛一转，一条牛尾巴忽如一根软鞭般呼地一扫一卷，竟将洱海王母手中铁拐卷个正着。

洱海王母心忖数十年之内功段练，心中暗喜，忖道：

“老娘的铁拐何等沉重，我只须顺势一压，你这孽畜，还有命在！”

她猛运一口真气，正想施为，青牛竟失她一着，一声狂鸣，长尾一摆，洱海王母只觉虎口一个大震，当时铁拐出手，双手虎口也被震裂。

青牛更不放松，两只后蹄猛朝王母小腹间踢去，这些动作只在刹那间发生，洱海王母那里躲闪得及，“啊呀！”狂厉刺耳的惨叫一声，踢个正着，当时往后就倒，两头流血！

青牛好似恨尤未消，一个急退，又在洱海王母身躯之上踹了几脚，只把金殿众人惊得面无人色，退出数丈。

青牛的双目通红，威风凛凛的站着略一盼顾，李小艺大声说道：

“青牛哥，快将独弟弟背走吧！”

李小艺连忙捉住林独双臂一托，将他扛在生背之上。可是林独并未昏厥，他还十分清醒，只是受伤太重动弹不得而已！

他知道此刻李小艺把他搬上牛背，猛地双目大睁，嘶声叫道：

“艺姐，你走吧！那人怎样呢？”

李小艺答道：

“你去后，我自会走的，你放心！”

林独连连摇头，道：

“不，艺姐姐！你与我同乘青牛去吧！”

“不行！青牛负不起两人的，何况大敌环伺，青牛还得边战边走。”

林独这时真是血泪直流，转眼忽见倩儿与文韵仍在打得难解难分，文韵几次想冲下劫夺林独，均被倩儿阻止，立时心中一动，蓦地强提一口真气，大声喝道：

“黄珀，倩姑娘！林独衷心铭感相助之恩，如今林独身受重伤，不能分身，遁世派玉犁神耕李桑之徒李小艺与被什么神明教主掳走的李桑之女牧羊玉女李婉如，我就在此刻托负两位照拂，望助人助到底，林独只要不死，当以百死报答……”

说着他已语不成声，忽然心中一亮，又想起孤女独凤来，可是他终未说出，因出血过多，真气已竭，昏倒在牛背之上。

李小艺再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叫一声。

“青牛哥，走啊！”

接着在牛股后一拍，青牛四蹄一张，便猛朝聚英堂外冲去，天边泉主一个倒纵，拦门边，满面寒霜。

青牛救主心切，只一味冲去，天边泉主在青牛快要临身之际，大喝一声，倾全力两掌齐发，掌风排山倒海般朝青牛当头劈至。

青牛也好似知道难以抵挡，“哞！”地一叫，急退数丈，可

是它并不停身，一低头，又恶狠狠冲向前去。

天边泉主一掌接一掌打出，青牛三进三退，均未出得大门，声声怒吼，震撼整个聚英堂。

这时它却距天边泉主二丈远近站着不动，瞪着两只发红的巨眼，尾巴笔直挺起，嘴上冒出阵阵的热气，声声低鸣，更将一只前蹄踢着地，敲出了夺夺之声。

后面洱海王母被青牛踢死，洱海王姜超本要追踪，但被黄珀与李小艺绊住，文韵被倩儿缠住，两人均无法分身，故青牛从容对天边泉主，并不紧逼。

天边泉主至此也知青牛之厉害，一点也不敢分神，一人一牛相持了一刻，天边泉主忽然心思一转，暗忖道：

“我要的是林独的性命，只要他留下一口气，终是留下无穷后患，我何必与那头牛斗什么呢？”

他这样一想，忽然往旁一闪让开大门，任青牛冲出去，但只要青牛冲出之际，天边泉主一个纵身，跳将过去，老鹰捉小鸡般把林独从牛背上抓下，岂不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打定了这个主意，自顾自得意地一笑，带着一种引诱的眼色望着青牛。

青牛又“哞！”地一声长鸣，前蹄踢了一阵，可是并不立刻就向前冲去，好似在想：你打什么主意呢？

天边泉主见青牛虽怒不可遏，只是不动，为了逗弄它，左手一拂，打出一投视风，袭向青牛。

果然这次青牛似乎忍无可忍，一低头间，呼呼！口中冒出白咆，猛地朝前冲去，那种凶猛的样子，任何人也会大吃一惊。

天边泉主以为青牛中计，心中正自一喜，可是一看青牛竟舍大门不走，竟自朝他站着之地冲来，来势疾如闪电，转念尚

来不及，离他胸前不远，一急之下，救命要紧，脚下一点，猛向斜刺里飘出数尺。

就在这时，青牛长尾一甩，跟着一转身，一个急扑，冲出了聚英堂外，一个得意，“哞！哞！”两声震撼山谷的长鸣过后，一转头，如风如浪奔向虾蟆山登山三险，聚英堂中之人，只听得一阵急遽的蹄声由近而远，渐渐就消失无踪了！

可是他们再看时，也骤失了天边泉主的踪迹，只有天空中两声雕鸣，原来天边泉主骑上了他的大雕去追赶青牛和林独。

青牛背着林独，迈开四蹄如星飞电掣，越过虾蟆山三险，好像得到了天示一般，沿着江水岸边，逆流拼命狂奔。

天空中的天边泉主也不放松，跟着青牛的去向追去，可是因为青牛跑得太快，他根本没有下击攻袭的机会。

在这中途，林独因青牛奔跑的颠动，醒转过一次，不过他此刻全身四肢竟像断裂了一般，动弹不得，如不是青牛将它那长尾倒卷过来，将他的身体牢牢挟住，他必会掉下地上。

林独醒过一次，又昏了过去，第二次醒过他的神智已清楚了许多，至少已经知道他因青牛舍命相救，已脱重围，暂时保得了性命。

他俯身躺在牛背之上，睁眼只能看见飞移的土地，无法看到其他的景物，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胸前那块被无名毒士剑伤之处，正好压在牛背之上，被牛毛及青牛的背峰弄得像有无数的尖刀刺入他胸口一般痛楚，因此他不住的呻吟起来！

青牛听得林独呻吟之声，脚步忽然放慢，可是因为天边泉主的追踪，它却不能停下，但就如此，林独也感到平稳得多，胸口的疼痛，渐渐减轻，这时他开始想到聚集英堂中的事了，他如做着个恶梦，一阵阵的冷汗直流，可是最后他终于口中喃